

你说我听

编者按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茶的发现和利用,距今大约有5000年历史。茶文化在中国,不仅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更是一种大众文化,它需要更多的人去传承和发扬。

3月14日,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教师、茶艺和评茶二级技师洪珊珊,在路桥南官图书馆,作了题为《茶知识漫谈》的讲座,让听众在茶香里,不仅长了知识,还开阔了眼界。

讲述/洪珊珊 记录/陈伟华

我们先从追溯茶史开始。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曾经说过,“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后,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是茶的故乡,也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而且,中国还是野生大茶树发现最早和最多的国家。这些野生大茶树生长时间之早,树体之大,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性状之异,堪称世界之最。

茶,作为草本植物,多见于中国西南云、贵、川那些山岭重叠、气候潮湿、地质古老的原始森林之中。所以,中国西南是茶树的原产地。

茶树,按树干来分,可分为乔木



3月14日,在洪珊珊所作的《茶知识漫谈》讲座现场,听众在茶香里,不仅长了知识,还开阔了眼界。 陈伟华 林汝祺摄

型、半乔木型和灌木型;按叶型大小来分,可分为大叶种、中叶种和小叶种;按进化程度来分,可分为原始型、半原始型和进化型。

乔木型茶树树形高大,主干明显。在云南等地的原始森林中,生长着野生大茶树,就是乔木型茶树。去过那儿的人可以看到,这些茶树树干粗大,分枝部位高,自由自在地生长在广阔的大自然中。这类茶树的高度,达到数米,甚至10多米。每当采茶季节,少数民族的姑娘们,借用梯子,或干脆爬到树上去采茶。半乔木型茶树,则介于乔木型与灌木型之间。它的树形显然没有乔木型那么高大,但有明显的主干,分枝较低。这类茶树,通常在广东和福建一带茶区可以见到。灌木型茶树,主干矮小,分枝稠

密,主干和分枝不容易分清。我国人工栽培的茶树,大多属于这种类型。我翻阅了《中国茶史》这本书后发现,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南糯山,有人工栽培的800年的南糯山大茶树;在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邦崴村,有野生栽培的过渡型千年邦崴大茶树;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巴达乡大黑山原始森林,有1700年树龄的巴达原始大茶树。它们都有一定的代表性。1980年,我国茶叶专家在贵州,又发现世界上罕见的茶籽化石。经专业机构鉴定,认定为珍贵的“四球茶茶籽化石”。

《茶经》作者陆羽在书中说,茶作为一种生活饮品,是从神农氏开始的,而到了商末周初的鲁国时,鲁周公才将其发扬光大和传播开来。人与茶最初建立药用关系,是从茶对人类生命的拯救和对人类生存繁衍方式的维护开始的。而饮茶之事,应该是从鲁周公时代开始记载传说的。而且,他在辅助武王时,史书上也第一次正式记录了茶事活动。

二

茶兴于唐,唐代饮茶习俗已普及,并涌现出众多名茶。那时,茶叶贸易日益兴盛,事茶技术与品茶规则,也进一步得到确立。同时还出现包括茶学专著在内的一大批茶文献、茶文学作品,最出名的当属陆羽的《茶经》。在唐朝时期,饮茶习俗不仅在中华各民族间被广泛传播,还走向了世界。

茶文化自两晋萌芽,唐成格局,两宋拓展。自元以降,其风貌更是辽阔而庞杂,好比从历史冲进浪进入到江河海洋上的百舸争流。

对应元、明、清三个朝代,茶文化的审美意绪,也进入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元至明初的简约真朴,文士饮酒品茶、聚众清谈的传统已然丧失,文人以慎独作为修身养性的规诫,风雅之举难再;第二阶段为明中期至清中期,社会财富得以重新聚集,人们的精神生活得以逐渐丰富,市民阶层发展壮

大,茶事也随之渐入繁琐精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末期,茶文化中的茶情事象,自然也少了发现真理的严肃性,多了闲适雅兴的玩物之趣。那时,文士官员更多的是把茶与人的关系,定位在精神颓丧时的聊以自慰。在饮茶之风方面,只是技艺、器物和环境越来越好,而缺少的则是前朝所蕴含的家国情怀。人们更注重于个人生活中的德行操守和趣味雅兴。第三阶段为清代中后期,触角一直后延到民国初年,茶文化事象呈现了两级分裂:一方面茶文化沿着明代传承的奢靡繁复;另一方面,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劳苦大众普遍生活艰难,象征着安居乐业的饮茶习俗,在那时逐渐失去光华。但在那个时期,茶叶制作则呈现百花齐放。绿茶炒青技术普及全国,花茶制作开始出现并趋于成熟,红茶、青茶也相继诞生。六大茶类至此全部形成,品饮方式点茶法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散茶冲泡方式日益完善,且成为一种融精神、礼仪、沏泡技艺、巡茶艺术和评品质量为一体的完整的茶文化形式。

十九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量仍居世界首位。1886年后,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茶叶出口量急剧下降。二十世纪上半叶,茶叶出口量断崖式萎缩,中国茶业经济跌

近年来,我市将葛玄植茶地天台华顶山、临海盖竹山等作为茶叶种植基地,并结合道茶文化背景,推出了茶旅游项目等,以此进一步深入宣传茶文化。目前,我市形成了以临海、天台、三门和仙居为主的北四县(市)茶叶优势发展区域。

羊岩山茶场依托科技力量,做优“羊岩勾勾”茶,培育“鹤翁”新品种。它依托自然美景,围绕“羊岩、养颜、养颜”的建设理念,打造了一个以茶叶为主题,以生态为基础,七大功能区20个景点构成的旅游、观光、度假、品茗休闲、文化展示、科教、销售、科研和茶叶加工工业旅游诸多功能为一体,以体验式特点的茶文化主题公园。

在大力抓好名优绿茶的同时,三门县茶企开发的花香型绿茶、乌龙茶,天台茶企企业开发的条红茶,增大了夏秋茶的利用率,提升了茶叶效益,拓展了茶叶利用的渠道。同时,由于茶产业市场前景良好,全市各地大量资本随之投入,开发、生产花香型绿茶、乌龙茶、条红茶的企业数量也在明显增多。

我学习茶艺的初衷,是为了教学和增加专业课程的丰富性,让更多的学生能爱上茶文化。在刚开始教学时,我觉得自己不仅茶理论知识匮乏,还无法品评出一杯茶的好次。近年来,我沉下心来,在读了王旭烽和姚国坤等老师写的有关茶的书后,我觉得自己打开了茶叶王国的大门。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还专门去中国茶叶博物馆参观,又一次深入地了解了中国茶文化的悠久历史,同时与茶树有了一次更为亲密的接触。

三

台州茶文化历史悠久,茶产业发达,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据记载,三国时期,道人葛玄曾在天台山种植茶树。于是,后人就视他为“江南植茶始祖”。后经专家考证,临海盖竹山盖竹洞旁的“葛仙翁植茶遗址”,与天台华顶山归云洞的“葛仙茗圃”一样,

意外的,13日他来说临时有事,去不了海门老街。我有些遗憾,但还是决定一个人去老街逛逛。3月14日,天空湛蓝,阳光明媚,是舒适度很高的一个春日。进了老街,市场已有熙熙攘攘之态。尤其是折入通往广场的小巷,远远便听到嘈杂的人声。整个广场,甚至连拐弯的角落,都摆着各种摊位。我直奔书摊而去。有点遗憾,当天来摆摊的很少。国军也不在。我给他打电话,说书摊怎么这么少。他说,可能有些书摊主人还不知道重新开市,再过一两个星期,就都会来了的。

书摊前,一位我看着脸熟的老人在。过去,我在他的摊上淘书最多。他的摊吸引我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时有好书,二是价格便宜。所以他的书卖得快,卖得快。当天,我在老人的书摊上买了两本书。一是当代作家黎汝清的长篇小说《碧血黄沙》,这是一部写红军西路军战史的小说。黎汝清是一位写革命战争史的作家,他另外有名的战争小说如《湘江之战》《皖南事变》,都是写失败英雄的故事。另一本书是侯刚女士的回忆录《家国大察:七十年风云往事》七十载两岸情缘。侯刚女

士是国民党高干侯公纯留在大陆的女儿,她与父亲走的是两条不同的人生之路。她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加入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她被调到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工作,成为我国第一批女电影摄影师。1958年中央电视台成立后,她又成为央视最早一批的电视摄像师、电视记者之一。在老朱的书摊,我逡巡久之。最终淘得两本薄书,都是当代作家的散文随笔集,一本是被收入“笔会文丛”第一辑的前辈作家柯灵先生的《燕居闲话》。与《燕居闲话》收在同一辑的书,如龙君武先生的《补了集》,秦怡的《跑龙套》,董鼎山的《自己的视角》等,我都已经早有了。另一本是散文作家李洁非的随笔散文集《袖手清谈》,是中央编译出版社“读诗文丛”中的一种,这也是一套我喜欢的文丛,收在这一文丛中的李书磊的《杂议主义》、韩石山的《文坛剑戟录》等,我也早有了。韩石山与张石山同为新时期山西作家,两人为好友。张石山在近年出版回忆山西文坛的长篇回忆录《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中,多次写到两人的友谊。据说,山西的这两“石山”,都是有些特立独行的人。

茶香幽远千古史



讲座期间,洪珊珊老师做家庭泡茶演示。 陈伟华 林汝祺摄

时间在东汉末至三国中期,这是江南乃至中国种茶历史上最早有文字可稽查的植茶遗址和茶文化的源头。

茶推广的另一个助力,是两晋时盛行的玄学之风。玄学不仅打通了释儒道的门户隔阂,而且把世俗生活进行文化化。两晋时有大量的名族迁至江南,丹丘和道教就成为统治阶层的名族和士大夫的一个圣地和圣学。那时,谢灵运、王羲之等都来到丹丘之地。江南一带就成为道教的繁荣之地。道教对茶的认识和使用,也就十分自然地传递到佛教和儒学,同时又与名族和士大夫的生活习俗、文化风尚结合在一起,迅速大规模地推广开来。

近年来,我市将葛玄植茶地天台华顶山、临海盖竹山等作为茶叶种植基地,并结合道茶文化背景,推出了茶旅游项目等,以此进一步深入宣传茶文化。目前,我市形成了以临海、天台、三门和仙居为主的北四县(市)茶叶优势发展区域。

羊岩山茶场依托科技力量,做优“羊岩勾勾”茶,培育“鹤翁”新品种。它依托自然美景,围绕“羊岩、养颜、养颜”的建设理念,打造了一个以茶叶为主题,以生态为基础,七大功能区20个景点构成的旅游、观光、度假、品茗休闲、文化展示、科教、销售、科研和茶叶加工工业旅游诸多功能为一体,以体验式特点的茶文化主题公园。

在大力抓好名优绿茶的同时,三门县茶企开发的花香型绿茶、乌龙茶,天台茶企企业开发的条红茶,增大了夏秋茶的利用率,提升了茶叶效益,拓展了茶叶利用的渠道。同时,由于茶产业市场前景良好,全市各地大量资本随之投入,开发、生产花香型绿茶、乌龙茶、条红茶的企业数量也在明显增多。

我学习茶艺的初衷,是为了教学和增加专业课程的丰富性,让更多的学生能爱上茶文化。在刚开始教学时,我觉得自己不仅茶理论知识匮乏,还无法品评出一杯茶的好次。近年来,我沉下心来,在读了王旭烽和姚国坤等老师写的有关茶的书后,我觉得自己打开了茶叶王国的大门。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还专门去中国茶叶博物馆参观,又一次深入地了解了中国茶文化的悠久历史,同时与茶树有了一次更为亲密的接触。

在文化融合加剧的今天,传统茶文化更应为台州社会各界所重视与扶持。在制定茶文化推广战略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在学校教育中,植入茶文化课程,逐步使台州茶文化深入人心。

好读

一穗灯花

《人间草木:王华琪散文选》序



洪治纲

董桥说,文字是肉做的。真正的文字,总是发乎情,流于思,是从生命里渗透出来的,犹如河蚌,滴泪成珠。读这样的文字,就像两三好友,围炉夜语,海阔天空,虽不一定有深刻的哲思,但分享的愉悦却妙不可言。

读王华琪的文章,我便有这种感觉。他的文字,轻快晓畅,随性而发,虽未见纵论天下之雄心,亦不觉顾影自怜之感伤,字里行间,渗透了一个文人的诗意情怀,也洋溢着作者的人生智慧。见微知著之中,处处彰显其难能可贵的“初心”,宛若雨后空山,清新异常。

有经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是真实性情,也是真赤子。一个热爱文字的人,守住初心,便守住了自己的灵魂,守住了精神的小园地,也守住了文章的纯净。文贵乎真,失去了真诚,自然也就失去了文字应有的魅力。

无奈的是,红尘滚滚,太多的人常常深陷功名之焦虑,饱受利禄之诱惑,以至于初心渐失,谋术附身。即使偶作文字,这类人也多半是言工辞巧,别有卖弄。以我的阅读经历,此类文字并不少见。但王华琪的文字,却明确地拒绝这种俗世之气,看似不为,实为不屑。读他的文章,我每每看到他那骨子里的文人气息,敏捷,赤诚,多思,善感,悠然看事,从容论人,不弃“初心”。

拥有一颗“初心”,其实也便拥有了一种从容而独特的写作姿态:为内心的自由,为无羁的思想,为灵魂的独语,为存在的诘问。这是一种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写作,也是一种自省自足、力避喧哗的写作。收录在这本文集中的篇章,均是如此。它们篇幅短小,一律着眼于微观生活,或由古及今,或由物及人,或从乡村到城市,或从景象到时节,娓娓道来,饶有意味。

在王华琪看来,“人生不能总在阳光下昂奋地奔跑,还需要能在月光下漫步的机会;不能总在晴天下忙碌,还需要有这么个雨天放空自我。”《夏至雨》这恰如王小波所言:“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以我之见,所谓“诗意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些幻想的世界,不染人间烟火的彼岸,它同样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成为我们对抗现实的一种重要手段,像月下漫步,临窗听雨,都是心灵漫游的绝妙方式。王华琪所渴望的,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人生境界。所以,他特别希望生活能够不时地“慢”下来,在“慢”中“学会用双眼端详一粒种子的发芽,一个蚕蛹的蜕变,一朵鲜花的绽放;学会用双耳聆听鸟鸣的啾啾,花草的颤动,清风的呼吸;学会用双足丈量菜地的金黄田埂,去触碰田野里麦穗的沉淀……”(《声声慢》)。对于人生而言,这样的“慢”,其实已不是一种生活姿态,而是一种生存哲学,因为它承载了生命内在的超越与自足。

事实上,收录在这本文集中的文字,大多体现了王华琪对诗意世界的不自觉的向往、临摹和建构。譬如,面对门前雨后到处都是的车前草,他从“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说起,再到欧阳修和韩愈的诗句,旁征博引之中,展示了一种平凡而又超然的生命伦理(《采一株车前草》);行走在深寂的冬天,他却饱含生命的情致,徜徉在冬天的树与水之间,回味着心灵的空阔与寂寥,感受到“冬天的故事很苍凉,但不苍白”(《冬天的故事》);他写故乡村落的旧景,从石屋到小巷,让记忆不时地流露出无数的宁静与纯粹,以映衬现代文明对诗意生存的消解(《古村、老房子及其他》)。读这些文字,我们仿佛看到作者远离尘嚣的姿态,也可以领略到他那回归本源的“初心”。

这种“初心”,尤为突出地体现在他对时节的迷恋性表达上。或许是久居都市,模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王华琪对时节的更替才变得特别敏感。譬如,他对秋天就有着格外的迷恋。《秋日读秋》《在杭州,请在秋天叫醒我》《杭州秋点秋》《秋风鲈鱼催人归》等等,都是抒写秋天的感受,并从秋的清静中寻思人生的况味。在那里,里尔克的诗,琦君的文,钱塘的莼菜鲈鱼,乃至杭州的一叶一花,都会成为他体察人生的窗口,并最终“咏叹出一个季节的旖旎”(《在杭州,请在秋天叫醒我》)。同样,他对江南的雨也有着别样的钟情。《春夜,一场江南雨》《夏至雨》《夏夜里,那一穗宋朝的灯花》《最美人间五月天》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沉浸在江南的雨季里,要么怀想,要么沉思,甚至希望时空能够穿越,“邀请一穗宋朝的灯花,来照亮在自己寂寞的夜空”。

事实上,无论是追忆儿时的成长,还是品味心中的典籍,无论是直面当今的教育,还是旁观时尚的文化,王华琪总是从容淡定,徐徐道来,一如琦君的散文,“素手掸红尘,静心观世俗”,求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赤子的心志与情怀。他常常沉浸在这些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里,并从这些日常生活的褶皱里发现意想不到的光泽——就像一个关注内心生活的人,穿行在世俗的伦理中,总希望能够不时地仰望星空,使生活成为一种审美的存在。

如果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种写作,实质上就是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尽管人们对这个话题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以为,它的核心指向,应该是将审美的、诗意的态度引入俗世的现实生活,让我们的日常生活负载更多的艺术品质,并致力于让美学向日常现实领域延伸与播撒。真正的日常生活,不只是简单的形而下的生存,它还应该包含审美的诗意的存在。这些“彼岸”的存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对于那些关注内心质量的人来说,却是须臾而不可离。

倘若用这种理论来认真地审视一些创作,我的感受是,很多江南的文人可能是这方面的实践者。——不用往远处搜寻,看看张岱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就可以想象江南的才子们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孜孜以求。在那里,作者可以从每一个日常生活细节中,品味到美妙的人生意趣。如果再读读李渔的《闲情偶寄》,尤其是其中的“饮馔部”“居室部”“种植部”,我们可以认定,李渔几乎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将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都上升到了审美的高度。细品王华琪的文字,说实在的,确有几分旧时江南文人的这种底色,也不乏某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冲动。

这种审美化的冲动,固然会受到某些地域文化的浸润,但更重要的,还是作者恪守初心,从不舍弃一个文人对情怀和理想的抚摸。古人云:“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现代化的都市,总是带着欲望的面孔四处招摇,但对于王华琪来说,在内心深处留着“春余”的底色,也算是人生拥有了一种别样的快意。

淘书趣事



陈静画

张广星

因为疫情,去年海门老街封市很久。重新开市后,我去过一趟。今年春节前,全国各地的防疫口罩再次收紧,海门老街周末市场也被再次暂停。

3月10日左右,我给在海门老街摆摊的国军打电话,“如果老街重新开市,请告知我一声”。国军说,3月初,海门老街有少数摊主来摆摊,因还没有

海门老街牛年首市

意外的,13日他来说临时有事,去不了海门老街。我有些遗憾,但还是决定一个人去老街逛逛。

3月14日,天空湛蓝,阳光明媚,是舒适度很高的一个春日。

进了老街,市场已有熙熙攘攘之态。尤其是折入通往广场的小巷,远远便听到嘈杂的人声。整个广场,甚至连拐弯的角落,都摆着各种摊位。我直奔书摊而去。有点遗憾,当天来摆摊的很少。国军也不在。我给他打电话,说书摊怎么这么少。他说,可能有些书摊主人还不知道重新开市,再过一两个星期,就都会来了的。

书摊前,一位我看着脸熟的老人在。过去,我在他的摊上淘书最多。他的摊吸引我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时有好书,二是价格便宜。所以他的书卖得快,卖得快。当天,我在老人的书摊上买了两本书。一是当代作家黎汝清的长篇小说《碧血黄沙》,这是一部写红军西路军战史的小说。黎汝清是一位写革命战争史的作家,他另外有名的战争小说如《湘江之战》《皖南事变》,都是写失败英雄的故事。另一本书是侯刚女士的回忆录《家国大察:七十年风云往事》七十载两岸情缘。侯刚女